

從撰寫葉英堃教授傳記漫談 「認同」

文／吳佳璇（台大醫院精神部醫師，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執行長）

這幾年來，一直以文藝青年自詡，也有過各種出版與編輯的經驗。但回想 2001 年秋天，葉英堃教授要我推薦一位適當的人選幫他寫傳記，剛回到台大精神部任職的我，天真地回答：『何不讓我來做？』直到今（2005）年 8 月，在出版社的籌畫下隆重出版，整個過程是一趟多重的認同（identity）之旅。

從那年 10 月下旬到隔年初春，每一至二週，我用一個晚上的時間到葉家進行訪談，一共進行了 13 次。然而，口述稿卻遲至 2003 年 3 月，才在墨

爾本完成。當時，我是在教授的推薦下，開始參加為期一年的哈佛－墨爾本大學舉辦的「國際心理衛生領導人才計畫」（international mental health leadership program），並成為墨爾本大學的碩士班學生。

訪問教授的經驗是我完成學業的一大助力。雖然我的英語不如香港或是新加坡的同學流利，但指導老師們對我總是從歷史與政策等較宏觀的觀點切入問題，印象深刻；從這個課程，我更清楚地意識到原本模糊的信念：發展心理衛生工作，



關於葉英堃教授

1949 年台大醫科畢業。同年進入台大神經精神科服務。1959 年從台大借調到台北市立療養院，擔任創院院長，從草創之初葦路藍縷，到建置完備成為台灣乃至亞洲地區的精神醫學重鎮，葉教授在此奉獻了 20 年青春歲月；於醫藥行政與臨床醫療外，亦不忘培育專業人才，1964 年起同時在台北醫學院（現台北醫學大學）教授精神科學，傳承他全人醫療的理念。關於葉英堃教授生平，請參見本刊出版之《從帝大到臺大》一書由他親筆撰寫之專章。

書名：台灣精神醫療的開拓者－葉英堃傳記
作者：吳佳璇
出版：2005 年初版，心靈工坊文化，台北市
ISBN：986-7574-47-8



絕不能只依循生物醫學模式，或是抄襲歐美制度就可成事。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從這個計畫開啓的一扇窗中，看到全新的風景。

但我的愧疚感也是從此開始：受人之託，還未忠人之事，怎麼就偷偷地得到好處？

這只是我從中得到的一項好處。近年來，在重要的時刻，我總想知道「葉教授會怎麼說」；我們也各自就「誰是我的人生導師」這樣重要的命題，「各言爾志」。在書中可以看到，杜克大學

的 Busse 教授，台大的林宗義、魏火曜、高天成教授，以及陸軍總院的劉院長等幾位醫界前輩的身影，他們是形塑葉英堃「專業」認同的重要人物。教授的親生父母，叔父母（過房父母）以及岳

父劉明先生等人的行誼，則形塑了為人夫，為人父，也就是葉英堃的「家族認同」。至於高等學校徵召入伍、日本殖民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經驗，以及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中親身的遭遇，則使葉英堃的「國族認同」極為鮮明。

基於對「認同」的追尋與好奇，葉教授和我燃起強烈的使命感與企圖心，想藉這本書為日治末期台籍菁英的成長，以及戰後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留下紀錄。但不可諱言的是，我們都沒有正式

史學訓練的背景，且從訪問、撰寫到出版這本書的期間，我和教授從「先輩」對「後輩」的關係，進而和葉家上下發展出的深厚情誼。故在此必須聲明：我很難做到精神科醫師，甚或是史家『中立』的態度；而為了方便論述，書中有些觀點，並不是全然從教授的觀點出發，而是我以一個年輕的台灣精神科醫師的視界所做的詮釋。但作者和傳主間的關係，影響「文本」(context) 的建構，從這本書的寫作我深切地上了一課。

無論如何，能夠完成這本書，是我人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。希望這只是台灣精神醫學史的一步，「四大天王」還有三大，台灣心理衛生工作發展過程中，也有說不完的人與事；無論是



■ 葉英堃（左一）任教於台大精神科期間，與同仁合影。
（出自《從帝大到臺大》313頁）

藉由「台灣精神醫學會」等團體的力量，或是個人的努力，都應趕緊留下記錄。我相信這工作和一年台灣精神醫學界撰寫多少篇 SCI 或是 SSCI 論文相較，重要性不相上下。

至於我個人的「專業」認同會不會因此改變——讓心裡一直掛著「不務正業」大學醫院醫生的負擔少些？從事相關的寫作是不是我的「桃花源」？一時間，我對自己並沒有把握。☞